

# 兰花草

□南京 张景强

闲逛老门东,不经意间发现了几棵兰花草。瞬间想起了一首台湾校园歌曲,至今还能哼哼呢!

那是40年前,我刚刚考取县中。从小在乡下听惯了《东方红》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之类歌曲的我们,突然听到城里同学的录音机里播放“我从山中来,带着兰花草,种在小园中,希望花开早……”心想,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好听的歌曲。那一段时间,常常让同学循环播放,听的遍数多了,歌词都能背诵下来。当年我的日记本摘抄的第一首歌词就是《兰花草》。

歌词那么美,旋律那么动听,可兰花草长什么样呢?小时候薅猪草,除了打碗花、铁苋菜、蒲公英,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兰花草……

毕竟是台湾校园歌曲,流行几年后很少再听到。或许制造洒水车的工程师也喜欢这首歌,现在,无论大街小巷,每每听见电子琴版的

## 路观捏泥人

□陕西富平 吴宏博

小城来了个捏泥人的,引得大人小孩子三层外三层地围观。这是一门几近失传的民间艺术,难得一见。

师傅的摊儿不大,全部的家什也就是一个工具箱和一把高交椅。交椅撑开,箱子掀盖,路旁一摆,生意开张。

师傅的原料是彩色的胶泥。胶泥拿在师傅手中,似乎带上了灵性,冥冥之中与师傅的思想合而为一,或捏、或捻、或搓、或摊、或拧,一个个生动的造型在两分钟内就完成了。师傅将完成的作品插在箱子上预留的一排小孔里,有脚踏祥云、手持金箍棒的顽皮悟空;有大耳垂脸、大腹便便、憨态十足的八戒;有身披蓑衣、神情专注的垂钓子牙;有裙裾舞动、斜撑花伞的古之淑女;有飞落花架、相相对鸣

## 老井

□山东昌乐 路来森

在村庄,一口水井,就是一幅风俗画——浮世得不得了。

井壁上,湿淋淋的,挂满了墨绿的苔藓,仿佛岁月浸染过的沧桑的日子;井底,一汪寒潭,如同村庄深邃的眸子,永远那么清澈而又明朗;井台,是用青石板砌成的,多少年下来,井口上,已然留下了道道印痕,仿佛村庄某种永恒的记忆;厚重的青石板面,光滑而明净,映着青天,映着岁月里那些斑驳的光影,甚至映着曾经发生在水井边的一个个故事。

早晨,是一口水井最热闹的时间。这个时间,水井边上,异常喧哗。水桶撞击的“砰砰”声、担杖颤动的吱吱声、乡人问候的寒暄声,交织成一片。一口水井,就成了一个村庄声音发出的源泉地。

早饭以后,村人大多出去了,于是,一口水井就变得安静下来了。

阳光,哗啦啦地照在井台上,青石板,泛着白亮亮的光,人望过去,得眯了眼,才能看得明白。井台上,也许还存着没有完全干涸的

不算十分标准的被调侃为“洒水车神曲”的《兰花草》,老远就知道洒水车要过来了,而每每洒水车走过,大街小巷里有人也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哼两句。

真正认识兰花草,还是去年在广州过春节。有限的几天假,又是疫情严峻期间,儿子不允许我出门去爬白云山,只好在楼下小区里转转。小区里的景观树大多是南方特有的:高大的菩提榕、挺拔的椰子、美丽的异木棉、红红火火的凤凰木、树形优美的红花羊蹄甲。几乎每株大树的周边都栽种有矮小的绿植,有些绿植常见,比如杜鹃花、假连翘、茶花等。行走间突然发现有一片半米高、茎直立、叶子墨绿、花朵蓝紫的草本植物不认识,便问了度娘:兰花草。心情激动得要命啊!瞬间,那首好听的歌从心灵深处涌了出来。

兰花草,花色美丽,花姿优雅。据说喜欢温暖湿润和阳光充足的

环境,即便在深秋时节,也不改其色,依然紫气冲天。虽然它没有怒放的秋菊、飘香的金桂那么引人注目,但它不卑微,而且从容立于瑟瑟秋风中。

看到兰花草,不能不想起台湾校园歌曲《兰花草》;想起歌曲《兰花草》,不能不想起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先生。据说1921年夏天,胡适到西山去,友人送给他一盆兰花草,他欢欢喜喜地带回家,读书写作之余精心照料,但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。于是就写了这首小诗,诗歌原名《希望》。后来作曲家修改了歌词谱成曲,并将歌曲命名为《兰花草》。

“朝朝频顾惜,夜夜不相忘,期待春花开,能将凤凰偿。”作为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,胡适的作品真正为大众所熟知的并不多,而这首《兰花草》可能是流传最广的一个。清新质朴深情,对生命的期待与珍惜跃然纸上。

有两个小女生点做玫瑰。师傅在细木签头上先粘出黄色的蕊,再在掌心快速捻摊出一片片红色的花瓣,层层叠叠地围绕花蕊粘在一起,玫瑰的雏形立现,师傅又用绿色的胶泥做出花托和枝叶。小女生以为作品已经完成,忙伸手递钱给师傅。师傅一笑,从箱子里拿出一张塑料包装纸,一折一粘,形成了一个圆锥形的塑料筒,师傅把艳红的玫瑰套了进去。小女生又递钱,师傅仍未接,却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玻璃瓶,对着花蕊一喷,啊!原来是香水,香气四散。师傅竟是性情中人。3元钱换得了两位小女生会心的微笑,争抢着手捧玫瑰远去了。那香气竟遗了一路。

可知,师傅乃山东人。以前只知道山东出英雄好汉,今见心灵手巧、富有生活情趣的泥人师傅,嘻。

树,比如,一棵枣树、一棵梧桐,或者一棵别的什么树,夏天里,能为井台遮下一片绿荫;能为提水人遮下一片清凉。

老人们,觉,变得少了;中午,睡不着,就喜欢到井台边坐一下。拿一只脚凳,持一支长长的旱烟管,烟管上挂一个烟包。人坐下,挖一锅烟,点上,缓缓地吸着,神情悠然,神往;往事,便在缕缕青烟中冒出;回忆,成为一份享受,在时间中滋透生命的记忆和美好。若是三两位老人,那就成了一道风景,一边吸烟一边唠叨着,家长里短、村人村事,都是唠叨的话题;笑容里,有一份沧桑的沉静,他们把时光凝聚成一份生命的洗练,像老井光滑的石板,硬朗而坚实。

季秋时节,树叶落了,落满光滑的井台,如深秋里绽放的花儿。一阵风起,落叶便从石板上滑掉。依旧是干干净净的井石板,依旧闪烁着时光的明净。

石井边,时间在继续,风景在继续,记忆在继续,故事在继续。

## 交通变奏曲

□东台 王阿雨

1979年寒假的最后一天,清晨,太阳还没出来,满天繁星还没散去,乡村的道路冻得裂开了口。我们裹着的围巾沾上了白霜,布鞋染上了朝露。这天全家人起了个早,高高兴兴地送大哥赴南京求学。

我的老家在苏北里下河地区东台时堰,这里水网密布,河道纵横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村里出行主要还是靠挂浆船。所谓挂浆船,就是“挂”上了螺旋桨、有了机械动力的水泥船,但船体仍很简陋,中间搭个棚子就是船舱,里面用水泥砌成台子,铺上被子就算是床。

当时到南京无法直达,需要搭乘近两个小时的挂浆船到溱潼,然后再转乘汽车。一艘挂浆船只能容纳12人左右,等人都上齐了,船家发动机器,“突突突”的轰鸣声响彻河面,浓烟滚滚升起。“开船啦!”船家吆喝一声,挂浆船劈波斩浪,卷起雪白的水花。这样的送别持续了七八年,直至今日,一叶小船远去、父母岸边相送的画面仍定格在我的脑海中。

1986年,我们镇上开通了往南京的直达车,早上6点出发,中途在江都停车,下午3点能到南京。虽然时间稍长,但这大大减轻了我们的旅途劳顿。“这下孩子们出行方便了!”我爸爸心里乐啊。很长一段时间里,这趟班车是我们去南京、我大哥二哥假期回家探亲

## 欲采桂花同酿酒

□四川蓬安 王优

走上公交车,桂花香扑面而来。空荡荡的车上,白衣红唇的女司机正在摘桂花。

后座上,横放着一大袋桂枝,短短的,连枝带叶,金黄的小花缀满叶柄处,成簇成串,柔嫩馨香。说是乡下老家拆迁,院子都推了,好大的一棵桂树亦不能保留,只好砍掉。满树的花,香得让人心疼。遂将桂枝剪下,运回城里,摘下桂花,酿酒。

记忆中,印象深刻的除了雄黄酒,就是桂花酒。其实,先前,对桂花并无特别之感——名字不美,姿态也不艳。有时觉得它朴实如乡下丫头,也确实听到过不少女子名曰桂花。少时读红楼,见有风雷之性的夏金桂如何制服薛霸王,心中很是痛快,然而对金桂二字却不喜,不论人物或物,尽管那时根本不认识金桂其人其物。

而桂花一旦与酒与诗相连,便有了仙气灵气,没有了俗气戾气。桂花与酒,自此常驻心中,与清风相谐,同明月为伴。

女司机拿起桂枝,三下两下,手指所到之处,米粒般的桂花源源不断地掉在白色塑料袋里。鲜艳的红唇一努,方见前面的操作台旁已悬挂着大半口袋黄灿灿的桂花。说是整个上午,趁候客的间隙摘下来的,可以酿10来斤酒了。

的首选。后来,随着新的公路不断建成,乘车时间渐渐缩短到了4个多小时。

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。2004年7月1日上午10时12分,南通开往淮安的5188次列车进入东台站。从此,东台结束了不通火车的历史。2005年,东台铁路客运与全国联网。如今,东台与南京之间乘车只需2个半小时,一天内有早、中、晚三趟列车往返。以前,哥哥们只能选择暑假探亲,现在周末探亲已是家常便饭。周六上午,哥哥坐上列车,给家里打个电话,我们就赶紧张罗着买菜做饭,欢欢喜喜盼着团聚。

“记得当初第一次送你大哥上南京,坐船去泰州中转,途中遭遇大雨,船舱是露天的,我们穿着短袖,打着伞,冻得直哆嗦。现在交通这么方便,当天往返南京不成问题,你们只要常回家看看,我们就心满意足了!”爸妈感慨道。

更高速的时代正在飞驰而来。2018年10月24日上午8时18分,一列由连云港站开往盐城站的“和谐号”动车组通车试运行。随着徐宿淮盐城际铁路的建设,东台人坐上高铁出行指日可待,对哥哥们来说,探亲回家将变得和住在同城一样方便。从“挂浆船”到“和谐号”,拉近的不仅是空间距离,还有亲人之间的情感联结,从前的“天边”如今已经近在“眼前”。

在她口中,自制桂花酒特别简单:拣去鲜桂花中的杂物,稍稍晾晒一下,倒入白糖,拌匀,装好,放置三四天,加入高度白酒,密封。半年后,开盖饮用,香醇可口,回味无穷。

闲聊中得知,女子年年酿桂花酒,自饮,或者送人。往年采摘桂花,很是大气且诗意。直接把洁净的塑料布往树下一铺,用力一摇,沙沙沙,下雨一样,黄金满地,馨香四溢。

恍惚之中,似乎看到了这样的画面:瓦屋小院,桂树繁茂如伞,枝间小花,星星点点。树下的女子,仰起好看的容颜。“小娘子,叶底花。没事出来喝茶。”呵呵!什么时候听过的民谣呢,竟幽幽然回荡在耳边。无端觉得,那花,应该是桂花,那茶呢,不过是甜且香的桂花酒。

忆起往昔,女子禁不住笑了,旋即摇了摇头,水滴样酒红色的耳坠晃荡起来。唉!老房子不在了,小院子没有了,金桂子也砍掉了。但桂花酿越陈越香,回忆终将越来越惆怅……

想起抚琴大道两旁,桂花正在怒放,淡黄色的小花缀满枝桠。不由心念一动,什么时候也摘些来,做一坛桂花酿。待到朔风四起,天晚欲雪,斟上一杯,慢慢啜饮。